

亦有生齋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八

武進 趙懷玉

跋

北魏敬史君碑跋

右敬顯儁碑北魏興和二年立碑題禪靜寺刹前銘敬史君之碑蓋頌顯儁而作寺故潁川太守梁洪雅所建而顯儁重修者其稱史君借史爲使也碑於乾隆初長葛民墾土得之文尙完好移置縣之陘山書院此蓋初拓本後有王若霖給事跋按齊書北史顯儁有傳北史云陽平太平人陽平蓋平陽之誤太平魏書地形志作泰平此碑亦稱泰平與魏書合史載顯儁歷官殊畧以碑考之釋褐奉朝請靈太后稱制葉

官歸孝莊初還朝封泰平縣開國子除晉州別駕後從齊神武起兵以功封永安縣侯拜車騎將軍度支尚書轉都官尚書孝靜初爲汾州刺史轉晉州刺史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潁州刺史大都督潁州諸軍事其次第如此惟齊書所云羽林監行臺倉部郎中則碑無之蓋未嘗爲此官故北史亦不取碑云公名 字顯儒而傳云字孝英蓋先以字行後乃別立字耳碑中別體之字給事未舉者畧補於後如抱作恹威作威綱作綱陵作陵禦作御陸作陸旗作旗鴟作鴟壑作壑穉作穉佇作佇廊作廊蘭作蘭彳傍从彳手傍从木木傍从手足傍作是一畫作彡又提字絹字字書所無以攢字推之絹或卽是捐其他點畫微譌尙不能悉數書體之壞至爾

時而極矣

附王給事原跋

敬史君敬顯儒也傳見北史甚削畧不及此碑之備按碑  
文史君初由晉州別駕歷提督潁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  
司屢典兵柄於後魏大有勛伐而史書所載不過數行而  
罷則史書之不足信卽此可見此碑正足補史書所未備  
此碑當六朝紛亂之餘天下同文之治旣破多率意亂作  
新奇字樣不必盡循六書正則此碑尤多不可勝數今畧  
舉其不合者畧一載之

苗衷

齊

龜組

龜

摻節

操

女君

后

承相

丞

澎勃

海

王勃

勃

強

弱

強

豹變

豹

歲聿

月

軒梁

梁

遁跡

遁

旆擇

旆

敢飯

之

啗諡震撼皇衷

威皇衷

寵秩秩

莫過百姓

艾

高牧

尙

勉

率勉率

明德

德荒服

服

### 隋常醜奴墓志跋

右隨榮澤令常醜奴墓志載於盤屋趙氏石墨鐫華及崑山顧氏金石文字記碑在興平崇宣寺壁間雖爲童子摩挲漫滅字猶十得八九有隨志墓之文見於今者唯此及梁羅二志矣六朝人書多以意造作假借非理此獨結體謹嚴用筆馴雅已開信本伯施之先惟適潤少遜耳以醜命名蓋當時俗尙如此如魏書儒林傳有盧醜隋書藝術傳有楊伯醜唐龍朔二年有張周醜造象記不一而足卽醜奴之祖名黑獺亦後世士大夫所少也

獻德紀跋

唐孝敬皇帝獻德之紀高宗御製御書爲太子宏作也碑高一丈七尺濶六尺字共三十三行碑之近趺者已漫漶額有飛白八字筆勢飛動可觀按宏顯慶六年始立爲皇太子嘗從郭瑜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弑君喟而廢卷請改受禮又命賓客許敬宗等卽文思殿撿采古今文章五百篇號瑤山玉彩奏之光順門決事及監國多所措施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宏聞貽惻建請下降由是失武后愛后將黜志宏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年二十四天下傷之詔曰太子嬰沈瘵朕須其痊將遜於位宏性仁孝承命感結疾日以加今紀中所云潛圖釋負未述

所懷一聞此言因便哽咽重致綿留遂成沉痼是也宏旣薨  
諡爲孝敬皇帝葬緱氏墓號恭陵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釋  
服營陵功費鉅億人厭苦之投石傷所部官司相率亡去今  
紀中所云葬事威儀山陵制度皆准天子之禮以上元二年  
遷窆景山之原是也高宗爲后所蒙致陷其子於非命其實  
未嘗禪位而尊子以帝稱名悖甚矣夫母媚淫橫而宏與賢  
皆有令望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理有然者卒自噬不遺反畱  
闔茸之中宗以釀再世宮闈之亂貞觀德澤其衰乎余嘗以  
爲自古婦寺之事久無不敗獨唐武曌與仇士良皆得壽考  
康強戴頭入地殊令人氣結冥昭潛聞宜三閭之呵壁而問  
也宏於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中宗立以主祔太廟號義宗

葬湊上書奏駁謂位止東宮未嘗南而立廟稱宗恐非合禮  
識者避之開元中有司奏孝敬皇帝宜建廟東都以謚名廟  
遂罷義宗號焉

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張府君并夫人樊氏合葬墓誌銘跋

右行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河南府押衙張府君  
并夫人樊氏墓誌銘合冊梁府君諱寺雍州藍田人垂拱四  
年九月卒十一月葬顧氏金石文字記謂其碑近出終南山  
柳梓谷土中府君以出貲助餉恩詔授上柱國上柱國階視  
正二品爲勲級之最而官止王府主簿故杜佑上議曰魏置  
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  
家以爲勲級纔得地三十頃耳選舉志凡勲官選者上柱國



正六品敘梁府君以朝議郎正六品階而任王府主簿從六品職職卑於階故云行也碑署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榮陽鄭莊書唐法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二人法當蔭敘而尚未得官故以此署銜他碑所未有也張府君諱詵隴右天水人貞元十年八月卒永貞元年葬按唐書百官志京兆河南府爲三都之一其下有典獄問事曰直執刀之屬而無押衙唯觀察團練等使有衙推一人唐人文集中則有都押衙及左右押衙皆主兵者蓋其職與虞侯相近而無定稱如今中軍武巡捕仍有本職在也故舊唐書文惠太子傳云金吾天子押衙五代史漢紀晉高祖畱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而此碑云縮兵權於湖南惣劇務於

河府才當幹蠶京牧爪牙是其證矣唐之武散階四十有五從三品上曰雲麾將軍今以押衙而有此階亦猶上柱國之於主簿勳級之濫莫甚於唐殊不可爲訓耳張府君子三人女五人長女出家宜剎寺大德法號義性蓋府君好佛故大聖善寺沙門至咸爲之撰文銘辭之後系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真言其卽至咸所書亦創格也梁誌有書者姓名張誌無之唐氏名惠兒樊氏不書互有詳畧也唐宋以來婦人專葬墓誌有之若夫婦合葬皆書妻某氏附至前明始有書暨配某氏合葬墓誌銘今則比比而是其實非體不知此已爲之權輿余故合裝之以補潘景梁王止仲輩之所未備云

朱楊雲麾將軍李昭公碑跋

雲麾將軍李昭公碑其原委前人論之詳矣余生平所見以  
桐鄉汪氏藏本爲最汪歸於婦弟金少權復聞爲一貴人所  
得嘗以家藏舊拓本注其所多之字於旁今以此本校之厯  
固以爲天下少一式字隴西狄下少道人二字而所多者則  
有五十八字真希世物也

宋榻李昭公碑跋

余生平所見雲麾碑以休寧汪氏及桐鄉金氏爲最皆可與  
此帖抗行此帖曾爲羅小華與涿州馮相經眼二人雖不足  
取然竝以賞鑒名則物之精妙可知也萬厯癸未裝於香茗  
齋中迨崇禎癸未曝於周錫圭手已過一甲子今爲韓君灌  
畦珍藏上邇定陵蓋一百七十二年矣余家亦有一本論者

謂是宋拓以曾落水神采似乎稍遜惜未與之一較耳

麻姑壇記小字木跋

小字麻姑壇記當歐陽永叔著集古錄時或者已疑非魯公書永叔謂其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非魯公不能故誌之以釋疑者及趙德甫著金石錄則云正字陳無已謂予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云云余謂卽非魯公手迹亦唐人善書者仿公爲之否則永叔正慶歷間人豈有甫經作僞而精於鑒古者不能審別邪至陸務觀謂用羊叔子峴山故事故有大小二本鄭漁仲入之金石畧余尤未敢据以爲信也

諸葛武侯祠碑跋

諸葛武侯祠碑裴晉公度撰柳尚書公綽書時兩人皆在武相元衡幕下公綽於公權爲兄米元章評其書謂勝於弟余謂氣韻過於誠懸魄力似不及也是本尚係舊拓向藏許大令元基處頃檢篋中得之因補其所闕字字與唐文粹間有不同要當以碑爲正爾庚午夏至日

唐光祿卿王訓墓誌跋

右光祿卿王訓墓誌前祕書監嗣澤王懋撰并書訓以大歷二年己月卒其年八月遷厝萬年縣漣川鄉漣川原爲光祿卿駙馬都尉同皎之孫駙馬都尉繇之子由尚輦奉御四轉至光祿卿娶嗣紀王鐵城女後尚博平郡主而唐書王同皎傳不載其名同皎贈太子少保繇官特進太子詹事贈太傅

亦史所未及也。史稱相州安陽人而碑云琅邪臨沂人者舉其族望耳。宗室表嗣紀王澄初名鐵誠當從碑作城爲是。惠書不多觀春容大雅自成一家。故侍郎劉先生星煒余姑之夫也。中乾隆戊辰二甲進士第一。雖不以書名而真行整秀如層臺緩步高謝塵俗。余少時頗愛之。然先生謙讓未遑。每有所書。宜使親串子弟爲之。不自涉筆。故當時亦未敢叩其所習何書。及得此碑。乃與先生書無毫髮不似。亟取裝之。知前輩臨池無論顯晦必宗一家也。

重刻唐氏宋拓十三行跋

唐氏宋拓十三行自董文敏賞重其名遂著然每見之他跋於原本未跋也。嘗爲董易農所得旋屬賈人尙書益功先生

贖歸今其家守之無恙是帖孫氏元宴齋摹勒經年始竣或  
猶病其疏蕩之情少宜快雪堂之去而千里也孫石久泐購  
者頗難迺從唐氏祖本鈎摹上石雖遜孫刻之精而希世之  
寶近在吾鄉當使舉世共睹之耳原本割截潢治作十六行  
且誤置柳璨書於周越之後今悉改正以復舊觀惟託字淵  
字珠字惜因重裝爲俗工所損故存缺筆又有續附董文敏  
所書後十三行及孫淇澳汪退谷徐壇長何義門王虛舟陳  
匏廬諸公題識竝宋三則以志其概焉

唐氏宋拓十三行原本跋

唐氏宋拓十三行襄文公舊物也經董文敏品題遂爲海內  
第一初爲同里董易農侍御所得故卷首有易農半印轉而

屬之富商尙書益功先生贖還子孫世守弗墜然未嘗輕以  
示人癸卯春自都門乞假歸宿涵丈招飲斗室酒半出示摩  
挲久之不忍釋手未幾丈歸道山從令子茂之借觀仿元冥  
齋刻石以供同好畱置敝齋且逾三歲今主人將攜以他出  
旣還其冊因識數語志兩世交情之厚且冀附以不朽昔虛  
舟給事置案頭半年已覺其久今更過之足以傲虛舟矣要  
之名迹所在必有神物護持其離合亦自有數苟得所歸卽  
同在我安必定如陳後主揮淚別宮人也

跋劉卣于集唐儉碑殘字後

劉七舍人卣于夙工摘辭雅好集古嘗遊醴泉拓唐茂約殘  
碑割截爲贊語奇而葩理縝以栗箴綫滅迹旌旗改觀可謂



家法未替雕龍在心庶幾地靈有知石馬生色者矣夫黠竄  
二典人推選之組織千字或誇與嗣以今方古誰劣而優僕  
嘗以爲正書弁冕無逾李唐子懷輶轡尤在莒國雖未詳作  
者姓氏覺深浹古之神明每逢是碑輒集成帙今獲殊遭益  
欣素襟日三摩挲時一諷誦置之左右遂越寒暑嗟夫關中  
金石豈獨襄公天下文章竟歸阿士安得盡收破碎使悉鼓  
我鑑韞乎

孟法師碑撫本跋

褚中令孟法師碑原本絕少吳縣繆氏雙清堂所藏爲天下  
第一鑒賞家定爲唐拓主人與余有逆嘗與宋拓化度寺碑  
及鐘鼎款識同觀於其家無纖豪剝蝕精神奕奕浮出紙上

寸許余目中所見舊帖以此爲冠今正三先生得撫本見示雖未知何人所撫要從真本鈎勒上石廬山面目賴此猶存正未可以虎賁之似忽之聞撫本不止一種先生能薈萃而詳考焉斯亦藝林大觀也

李秀碑撫本跋

鎮洋畢澗飛家藏舊拓李秀碑二種傳爲海內之冠而未得見也大興翁覃谿先生以余與畢有連屬書致之因託錢立羣詣彼雙鈎勒石書去澗飛已歸道山帖屬長洲蔣氏立羣從蔣氏雙鈎寄來先生招余觀賞且定勒石之本二本字數不同互有勝處因勸竝刻以廣其傳焉

宋拓英光堂帖跋

蘇文忠晚香堂蔡忠惠古香齋凡臨池之人幾於家有其帖  
獨海岳英光堂世不易觀此帖先君官京師得之華亭張文  
敏後人者乾隆己丑乞假南還金壇于相國欲之辭以已入  
行笥及歸里浙中一大吏酷好米書屬所知爲介願以重價  
來購亦未之許先君於此帖不啻子固兄弟之於蘭亭也蓋  
宋拓宋人書誠不如宋拓晉唐人書之可貴然此雖米迹純  
乎二王帑光墨色神采奕奕簽爲文敏所題帖首英光堂帖  
四字當是補入然已爲海岳墨刻中第一希有嘉慶乙亥九  
月吾弟搢之攜至吳興同宿愛山精舍因得披賞弟其永保  
之毋失先人珍護意也

鄆州寶室寺鐘銘跋

右鄜州寶室寺鐘銘乾隆丁酉秋七月余過江寧嚴侍讀冬  
友所貽也文載鄜州寶室寺上坐羅漢等漏茲獨善府宏六  
度不捨羣生服膺四攝以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純賓御  
律景丁統日己巳司辰用銅三千觔鑄鐘一口云云後列大  
鐘主趙闕夷大鐘主上大將軍張神安末有杜茂二字或刻  
工名也鄜州鄜字作鄜悠悠作悠悠蓋六朝碑碣每以己意  
增省文字唐初相去未遠故多異體冬友曩在關中一日游  
其寺見寺壁甚厚以石擲之鏗然有聲破而得此遂拓以歸  
唐世鐘銘惟景龍爲最先尤著於世論者已謂其鐘簾無恙  
至今爲難況此則更前於景龍耶物之顯晦有時山臺野邑  
兵燹不侵呵護較易安知不更有藏於頽垣廢甃中者而惜

無好事者爲之撻爬抉剔也冬友名長明喜金石與余有同  
嗜云

龍虎轆轤鐙銘跋

右龍虎轆轤鐙銘鐙重十兩二銖以周尺度之從約六寸許  
衡約四寸許其形如龜腹背皆作龍虎紋旁有兩耳空其腹  
所以貯膏也背有樞紐啓其口則可以爲缸缸刻游魚狀合  
之則仍似龜轆轤之名蓋得於此銘唯篆文宜子孫吉四字  
無制造年月歲丁酉見於金氏桐華館中因得借拓按宣和  
博古圖不載此器攷古圖載之則云不知作於何代大約秦  
漢間物近時澗人厲鶚有詩紀焉古人制器無不有銘鐙銘  
之著於集古錄有二一爲劉原父林華宮行鐙五鳳二年造

一爲裴如晦鴈足鐙黃龍元年造皆西京物使歐公見此必  
收入錄中成鼎足矣

金塗塔拓本題後

右吳越錢忠懿王金塗塔一版面鑄梵夾故事與裴忠譜所  
載合背鐫款識十九字又一人字蓋編列之次也向在吳縣  
毛仲遠家今歸於余乾隆乙巳少權以拓本出示上邇造塔  
之始爲周世宗乙卯之歲已八百三十一年矣小聚沙菴主  
乃說偈曰

一塔一色相

一塔一功德

離功德色相

乃見真如來

唐人蓮華色經真跡書後

余見宋人所寫藏經不少筆法多近東坡不及此本之堅卓  
圓湛退谷以爲唐人墨跡信不繆也此蓋吾家秋谷所藏而  
退谷跋之者兩先生皆大有書名故精於鑒別竹坪其什襲  
之

吳居父手迹書後

余齋中所藏名人書以吳居父爲冠居父書五段而天馬賦  
兩行尤得海岳神髓若無雲壑印章幾不能辨琚爲益之子  
憲聖后姪世以書名史稱琚薦於信義能遠權勢趙汝愚嘗  
令達立嘉王意琚遜謝不敢當太后垂簾琚言可暫不可久  
后遂以翌日撤簾金人言南使中唯吳琚言可信故琚沒屢  
和不成以此觀之居父在宋非特椒房之親弗及卽以翰墨

推重猶淺之乎視居父耳翁正三閣學張商言舍人吳聖徵祭酒皆有詩王禹卿太守有題今竝作古人可慨也

宋人書攝大乘論釋跋

右書攝大乘論釋所知相分第三之一首行署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竭二十一紙今僅得十六葉畧無款識角字亦有缺損常熟屈君竹田在吳門見有宋版詩集以此作觀遂易歸潢池成冊頃竹田子子謙持以見示且屬審定余見宋人所寫佛經以海寧陳氏所藏爲第一此乾隆乙酉春一事不記是何經首行有奉沙門程氏命男軾轍敬書十一字紙光墨采迥不猶人益東坡真迹至今發於夢想自餘所見或署名或不署名皆出經生之手筆意多似二蘇而書體每不甚研究以此證



之則宋人書無疑也

趙文敏酒德頌跋

右松雪行書酒德頌阮詹事元旣取今文選本校其字之不同矣卽如東坡赤壁一賦鄉塾小兒皆能成誦坊本作而吾與予之所共適東坡自書作共食食字殊勝自非石刻無以正流傳之失然書家所重在書其寫古人文字往往有任其誤而不改者近代董香光尤甚如成道記眞蹟與王子安本集異處頗多亦未可盡以爲据依也余去秋過揚州於汪容甫齋頭見松雪正書急就篇章筆意生拙絕不類其所書此卷則純乎本家法朗秀圓潤足與競爽淵如比部其實之虞伯生書劉元帥碑銘跋

元劉元帥亥神道碑銘卷縱一尺橫二十一尺七寸虞文靖  
集正書并撰按亥爲武敏整之子整少隸孟珙麾下存  
孝之稱入元後屢有戰功於西北亥爲整第四子整本傳亥  
下惟都元帥三字畧未及其勲績此碑則歷敘戰功績宏簡  
錄并載御史言劉整子亥素不知兵且闕時望孰是孰非歟  
似宜以碑爲據也又文靖全集中不載此文亦可藉補諸稿  
之闕其書則内含剛柔一氣貫注純乎永興家法視吾家榮  
祿以書名冠當代者固當各樹一幟也

虞伯生分書訓忠碑跋

訓忠碑者元文宗天歷二年虞伯生奉勅爲柯敬仲之父謙  
作也時初建奎章閣置學士官敬仲爲參書日以圖史侍帝

帝善其鑒辨博洽顧問家世侍御史趙世安以九思父謙教之有素勸且云其墓碑卽今侍書學士虞集文帝曰其賜碑首曰訓忠仍命集書碑碑作八分前有敕賜訓忠碑五篆字書史會要云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隸爲當代第一則斯卷尤可寶貴也本有都元敬王元美二跋不知何時失去乾隆甲辰余在京師翁正三閣學旣書以補之又跋其後吳縣張商言舍人桐鄉陸丹叔侍郎亦有題句侍郎舍人已久謝世閣學雖得大年亦歸道山病餘展閱不勝今昔之感云

陳僉事行錄書後

陳僉事祚行錄一卷崑山陸鉞譔并書毛子仲達所藏也按史祚釋褐後卽擢河南布政司參議竟不載入翰林爲庶吉

士史稱祚永樂十五年與布政使周文襄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忤旨竝謫均州太和山佃戶錄則僅言坐與按察使交惡吳璽誤舉吳悅罪不當死祚論之頗關刑政之大史稿畧而不書吳悅之悅府志作軌彼此詳畧互有短長可以參觀得之也祚歷事成宣英三主直言批鱗濱死者再幸而年逾七十得以令終不然且向圉圉縲絏以死夫有明寬大之治首推仁孝然洪熙宏治之間賢如李懋鄒智諸君子雖以言事見罪況三主之德山仁孝下哉甚矣遭際之難也鉞字鼎儀成化二年殿試第二授編修遷修撰歷官太常少卿錄署成化十五年四月是歲五月憲宗因牟俸馬文升事杖科道官李俊王濬等五十六人於闕下相距才一月耳鉞

在翰林以清謹稱其書端秀有虞褚法仲達於友人敗紙中得之亟付裝池而俾余爲跋斯固二君光靈相屬亦仲達實有心人故能掇拾遺翰爲其鄉先正功臣也

王文恪公手書謫解跋

右王文恪公鑒手書謫解不署名字惟卷首有顏樂軒濟之大學士圖書印三印而已公以正德元年起吏部左侍郎尙書韓文等八人請誅劉瑾公與焉俄瑾入司禮洛陽徐姚相繼去世內閣惟李茶陵一人瑾欲引焦芳入閣迫於公論遂命公以本官兼學士同芳入閣踰月進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太子太傅籍中所謂秩躋一品位列三孤者是也公雖在位未久保全善類不少及議吳汪兩后喪禮

咸有力焉時太阿倒持大權在瑾公始開誠與言瑾亦聽納而芳專妍阿瑾橫日甚遂力求去位疏三上得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月廩歲隸咸如故事卜宅莫釐峯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嘉靖初累詔存問年七十五卒朝廷於公眷禮不薄公優游林壑處境亦豐特以未能得志行道耿耿於中身雖在野心繫魏闕故設爲問答作此解以明志也其論古今否泰之由時勢之難易事權之重輕可謂切中利病而卒歸於大易之見幾而作風人之永矢弗諼可以知公志之所在矣夫李茶陵葉福清皆有明一代賢相然茶陵求去不能委蛇避禍瑾欲罪之屬焦芳張綏爲解乃已雖潛移默奪天下陰受其芘而氣節之士猶終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退

至請州門生之籍福清在神宗朝嘗諤素著洎乎再相值冲  
人踐阼逆豎竊柄遂不能不利方爲圓彼二賢者其初亦欲  
以挽回自任然自古君子不能勝小人無有不被其齟齬者  
迨姦黨勢成悔已無及求如公之引退幾先觸然不滓有鴻  
飛冥冥之適者豈可得哉此卷向爲外家葉氏海錄軒所藏  
見氏涵峯喜蓄書畫身後稍稍出售余以白金二百八十八  
銖得之舅弟公不以書名而頗得晉海陵恭侯王遂筆意後  
有華亭徐隣哉跋是徐在海錄軒爲外祖副使書墓銘時所  
題寂寥數語殊未得其要領也

跋王文成公家書後

右陽明先生與父太宰公書表志之義藹然行間尤念念不

忘君國身繫社稷時有隱憂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是  
矣當時讒邪搆煽禍變叵測微先生東南事幾殆而詆之者  
顧謂明之天下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噫是何言歟先生  
一屈於嬖倖再屈於桂萼迄於今詆訶未熄道高毀集何其  
窮也太罕公母岑年踰百歲卒時公已七十故書云上以增  
祖母之壽與父書書姓當時風尚使然揭之以語不知者  
跋王文成公與徐曰仁書後

有明王文成公功業彪炳卓然一代之冠雖以良知揭天下  
稍爲高明之累而議者以爲近禪極意訶詆試思功業如公  
氣節如公而可以謂之禪乎黃梨洲曰今之敢於罵象山陽  
明者以晦翁爲之主如豪奴之慢賓客獬犬之逐行人雖未



免過當然戟手怒目以助晦翁晦翁必不喜也此公軍中與徐曰仁書筆意整暇訓辭周匝可以覘其鎮定按史正德十一年八月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書蓋此時所作當是時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潯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剝州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其云汀漳之役者蓋指大帽山也曰仁名愛官南京工部郎中爲公妹壻及門最先卒年三十一公嘗稱爲吾之顏淵云

王文成詩卷跋

陽明先生不以書重而書之游行自得機趣盎然已兼諸家之妙藝見先生與父太宰公及門人徐曰仁書二帖嘗跋其

後頃來吳興復見卽席詩卷蓋家姪季由以貽毓圃明府明府以之刻石者余旣幸此卷之得所歸復喜毓圃之辦香有在遂亦廁名帑尾冀附不朽云

楊忠愍公遺墨跋

楊忠愍公手迹十八番嘉靖己卯八月書公觸姦下獄時已三載提牢應養虛德明調護甚至公作文以贈并雜書他文畀之也今檢公集贈養虛文獨不載得此可補公文之遺應氏旣世藏弄王弁州以下多有題識臨海陳木未嘗手錄一通屬養虛孫憲臣公之剗刷然罕傳本或因世亂未果耶國朝唯林西仲一跋吾友鮑君以文購得之復屬同志竝題其後烏程陳焯刊入寓賞編於是養虛之義幾與忠愍之忠

同炳於天下矣。養虛籍宜海海。宜縣舊志誤入之。雖秉筆者之疏然亦足徵彝好未泯。苟行汙史乘。雖生長是邦。唯恐削之不速也。木未初名煒。辟國諱。更名函輝。崇禎甲戌進士。除靖江知縣。頗不自檢。娶妾至二十四人。皆極聲色之選。御史左光先劾之。罷歸。及閩南都陷。嘆曰。今不自決。則不可以爲人。卽日訪士族無妻者。得二十四人。悉資遣其妾。方從容就縊。爲其僕救免。從魯王之台州。王命前行。遇亂。兵相失。又入雲峯山。爲書訣其友人曰。函輝一生本末。唯故人知之。冀直書其事。姓名垂於人間。幸矣。卒自經死。木未事世不盡。知余故備書之。且見濶多君子。枯蒼桐栢之間。與方希哲後先輝映者。代有其人也。

顧洞陽副使七十自述及酬答詩卷跋

無錫顧氏其推洞陽涇陽二先生鄉邦後起仰如泰山北斗也。顧洞陽先生十世孫翊以先生七十自述及酬答諸君詩見示。書既深得晉賢筆法詩亦戛戛獨造不有苟與人同者。按先生諱可久字與新洞陽其號當正德嘉靖間以建言兩受廷杖官終廣東按察副使詩中所謂骨折兩經雷令迅海驅常被颺師窺是也。身後門人海忠介巡撫應天特疏建祠惠山其名固與舒文節楊文憲輩並垂不朽。唯明史涇陽有專傳而先生則無之。此則當日史館之疏也。子嘗題華鴻山學士六十言懷詩卷又題高忠憲遺像又得梁汾舍人所藏東林諸公與端文書牘三巨冊於錫山鄉先哲翰墨之緣抑

何深耶先生後人余所識者不少昔辱觀察光旭之知今復得交於翊政事文學久而彌盛其流澤遠矣

唐黃門使廣紀行跋

用思先生中宏治庚辰進士終戶科給事中故世皆稱爲黃門居家以孝聞及官給事嘗奉勅稽覈兩廣倉庾諸逋悉清唯瓊在海外吏得爲奸民以逋賦繫者獄恒滿先生差其多寡令以期償全釋甚衆此使粵時紀行日錄也始自家中發行還至姑蘇驛而止中塗與士大夫交際爲物頗非於此可知其廉然地方有司往往予杖示辱亦見當時節使之法蓋明代上有廷杖故下亦多以杖從事似非可殺不可辱義也唐氏自襲文後累葉以能書傳是冊雖非經意之作而用筆

清挺畧見一斑夫固有以敬之矣

唐襄文手書詩卷跋

右唐襄文公詩卷真迹計近體詩十六首金粟山藏經紙廣狹十二番其接縫處皆鈐唐應德父小印末用提督江淮兵馬之章蓋公晚年所書書宗李北海而變其形似超逸恣肆有不可一世之概公於學無所不窺書其餘事已所得若此可寶也余旣購是卷因撫公遺像裝之卷端且自題贊語如右考公成進士出張璠門下以不附璠再起再黜讀書陽羨山中負時望者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晚以趙文華薦商山處於羅達夫達夫以爲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伴處士故公遂出然分宜以達夫同鄉擬假邊才起用仍又

力辭則達夫是舉亦似不怨也既出而聞望頗損論者至謂太倉王民應之死實由於公太倉嘗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貽嚴氏公指圖中博者張口喝六證其贗不知此東坡論李伯時賢已圖事且公在外日多嘉靖三十九年春汎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是年冬民應始死西市此不待知者明之也總之民應之禍其積弊於嚴氏父子者已非一日故灤河變聞遂行其計而公爲兵部耶中時嘗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民應降俸二級又嘗序鈴山堂集迹與分宜近世人好爲議論遂緣此附會耶余爲鄉後進恐流傳之言易於人人寢久而不能解故因展手迹而詳爲辨之且願世之士大夫慎於出處偶一失足衆謗集焉雖賢

如公亦不免也

按王貽上居易錄引徐學謨冰廳劄記云荆川巡邊之役分宜享之西苑直房飲以薏苡酒荆川以爲佳分宜曰酒故薏遂王總督餽予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卻一年不佳一年荆川領之至薊欲馳總督用道王公自以帶兵部堂銜難之荆川殊怏怏還朝先以巡邊疏稿託白儀制啟常呈世蕃內參王公至數百言世蕃覽之大驚曰此疏入王公械逮矣乃以筆盡刪去止留一卒不練誠如聖諭云云四句乃得秋後處治之旨朝論以薏苡酒之語謂荆川爲嚴氏報効此其故不可知矣貽上以爲如徐所言王司馬之獄發指雖由相蒿荆川實爲搏擊何殊文華之媒孽張半



洲邛李中麓開先荆川至交也嘗遺之書曰此一起官頗  
紛物議出非其時託非其人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此  
則遠勝達夫所言不媿荆川諍友而民應得禍之由與荆  
川似亦不能無涉矣因附記之

唐襄文手書杜詩卷跋

荆川先生手書少陵詠武侯詩二首筆力奇矯有龍跳虎臥  
之概蓋神明於北海涪翁兩家者雖不署款固可審定爲先  
生迹也先生晚出其意直以武侯自期許惜乎倭寇未平身  
已遭疾卒於塗次觀登焦山一歎聲與淚俱至今令人生感  
匪謂志決身殲軍務勞及出師未捷二語正如爲已寫照此  
卷未知何時所書以意計度其在禦倭以後乎壬子七月余

將北行李子樂只入城出此索跋樂只工書所居城渡橋近先生昔年讀書處故於先生書尤深契合也

唐襄文遺翰跋

唐襄文公遺翰余所見頗多其草書拳歌最爲奇縱自餘行楷皆以李北海爲宗而稍變之余舊藏有長卷計近體詩十六首金粟山藏經紙廣狹十二番筆勢雄恣詩句亦多精警爲公得意之作因摹公像裝之卷端此冊用筆大意似之詩亦清超不落中晚蓋初在中隱禪院後在公裔薊門尚書處故有執玉之印又歸王學愚故有曰且珍藏學愚審定二印其季木魯思二跋則在王氏時也今屬汪君竹坪君休室人爲吾郡寓公而能鑒賞書畫者

王履吉各種書跋

右王履吉臨鍾太傅季直戎路力命三帖智果歸田賦虞伯施破邪論又書陶靖節歸去來辭玉川子謝寄新茶歌潛氣內轉字字以凝鍊出之洵爲小楷極則明人多善書而深於晉者宋仲溫祝希哲而外唯推履吉蓋天資學力竝能過人故雖年壽未永所詣已卓卓如是履吉兄守官至巡撫亦能書而名顧出其下信乎當時之所重與後世之所傳非可以位論矣

朱子价詩卷跋

子价號射陂寶應人嘉靖甲辰進士除烏程知縣故小印曰碧浪湖長性好風雅政尙簡靜久之解前酒肆一空編審里

役尤極勞心人呼真父母劉麟結社峴山子价往從之遊幅  
巾布衣人不知爲邑宰也遷南京刑部主事歷九江知府卒  
爲詩法楊用脩在金陵時懸用脩畫像於齋中焚東官香薦  
以陽羨茶賦人曰草堂之詩與唐李才江尊賈浪仙爲佛事  
絕相類然其詩派與用脩實遠王元美以爲如高坐道人袂  
衣蹠屐忽作胡語殆非確論此卷詩皆清逸書亦機趣橫生  
蓋生平經意之作劉麟官尙書有南坦老人集卽卷中大司  
空南坦劉公是也初歸朱之赤繼歸秀水唐北枝北枝名作  
梅簪宰吾邑武進爲政嚴明酷喜古書畫遇名跡不惜重價  
購之其子亦諸生而性非所好家所藏弄悉售於人此卷幸  
歸毓圃明府頃過吳興出以見示明府精於鑒賞與北枝同

而官跡所至崇尙風雅復與子价先後一轍信乎翰墨有緣  
不可謂非造物作合之巧也借觀旣久爲識顛末於後

跋邢子愿與謝在杭書

邢子愿與謝在杭書計三十八番今爲同年墨卿太守所藏  
脫畧形骸敦篤氣誼至於幽茹酒豉蚶餅蝦汁以爲投報此  
種風味令人慨羨然譚執之外如王鹽梅富人也而代入粟  
之罰張養志友人之戚耳而乞免其坐戍且寬刑責他若校  
官中之王昌言馬君策縣令中之臨邑齊河或欲道其處分  
或欲望其推薦大半近於請託在今日作書者必引嫌而不  
肯形之筆墨受書者亦必畏人之議其後而毀之似乎今勝  
於古不知當事恃鄉之賢士大夫以匡治苟非非理之干則

申公道而兼展私情亦禮所弗禁也因觀是冊感而書之若夫書迹之工墨卿墨緣之巧諸跋論之詳矣茲不復云

題祝希哲臨茶錄卷

祝希哲真書爲勝國第一惟王履吉近之然已不逮此卷爲文符詔臨茶錄神鋒內歛駿駿乎入晉人堂奧於忠惠直欲冰寒於水矣余藏之十餘載出入恒以自隨惜厘此一卷未獲其偶三雲通守具祝書癖所藏甚夥頃將北上因舉以贈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俾物聚所好它日仿米南宮寶晉故事構室以居之顏曰寶祝不亦藝林佳話耶

書婁子柔尺牘後

嘉慶丁丑十月居愛山講舍奚子虛白以婁子柔手札三十

四通見示子柔書法雋逸真行竝擅不在香光之下故卽尺牘流傳亦洒落可喜當時練川三老嘉定四先生唯長蘅曾舉於鄉子柔僅貢國學餘皆絕意進取今斷紙零縑無異吉光片羽矧三十四札之多耶用識冊尾見士君子之傳要自有在固不必借科名仕宦爲重也

董文敏書周忠毅告身跋

右董文敏書周忠毅告身公爲尙書用曾孫初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故勅中有抱厥祖先憂之志及膏雨之政浸灌淞西語迨入爲御史當天啓元年首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諡追論神宗朝小人歷數錢夢皋康丕揚并請教趙興邦亂政罪時邊事方棘上疏責備輔臣請破格

用人召還熊廷弼故勅中有本諸憂國之心發爲便時之策  
籌邊微而悉要害辨賢奸以渙小羣語當是時客氏已封奉  
聖夫人與魏忠賢並有寵然熹宗大昏御史畢佐周劉蘭大  
學士劉燦先後請遣客氏出外忠賢雖導帝淫樂而執政及  
言路諸臣多正人在列未敢遽違是冬客氏復入宮明年而  
廷臣有陰附忠賢者其勢遂熾公皆發其姦易曰履霜堅冰  
至公蓋決之豫矣嘗歎熹宗在位不過七年年不過二十三  
而一時正人死亡竄逐紛紛若振槁使如慶陵短祚清汜之  
禍何至如是之烈善類旣空宮車亦隨之宴駕殆有天主其  
間公與諸君子甘蹈危機百折不悔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  
與按明史文敏本傳在光宗朝爲太常寺少卿掌國子司業



事天啓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讀學士今結銜云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自當以此爲正乃知史傳所載官階未可盡爲據依也

文敏是卷純法顏行隱然以平原自命故後跋云季侯侍御步取而以魯公事相望也用筆道潤昏光墨色奕奕生動重以忠毅其所謂兩美必合尤足增人愛護董書中第一希有寶之寶之

董文敏十札跋

松雪與石民瞻十札華亭王尚書鴻緒所藏乾隆辛未其子圖炳曾以進御

純廟題而還之俾王氏世守於是十札之名益重余思繼松

雪而卓然爲書家正宗者香光也因亦購十札臬而裝池庶  
兩文敏後先輝映焉其札中大行登極云云者光宗宴駕時  
也春來有流寇之報云云者已在崇禎間也視松雪尋常酌  
咎較有關係惟又空其罅器一空上空字似誤至以第之爲  
弟爲竊則未知說文第本作弟訓束韋之次第後迺專爲兄  
弟字若第字則从艸又不第是複姓與次第之第不同書家  
不分第第反以第弟區別者非也香光工書多留意於古人  
名蹟而於六書源流則未之深攷爾

董文敏書許宜人墓銘卷跋

董文敏集書之大成其書約有三種一則凝重古拙似顏平  
原一則紆徐妍溢似李北海此皆香光上乘今世所行多非

經意筆也此卷汪君承燮所藏益公晚年書能兼李顏之勝  
爲生平合作余家董書頗夥以陳隅陽神道碑及周忠毅告  
身爲最隅陽碑爲貧售去忠毅告身尙存與此在伯仲間暇  
日當攜以相質耳

董文敏書贈王修微詩詞卷跋

右董文敏書贈王修微詩詞紙雖殘損而風骨遒潤尙如初  
落筆時自是香光上乘宜仲揚之寶之也修微工詩有期山  
草槎館詩集與陳仲醇輩皆嘗投贈初歸歸安茅元儀晚歸  
華亭許譽卿皆不終然頗好禪悅明詩綜載其仙家竹枝詞  
曰幽蹤誰識女郎身銀浦前頭好問津朝罷玉宸無一事壇  
邊願作埽花人可與卷中禮佛上方及題舟居諸作相引證

也仲揚自淮南返攜以見示爲識數語且補容甫之所未及焉

董文敏筆勢論跋

董香光筆勢論真迹計十五番其論用筆用墨之道語語切近足爲臨池圭臬不署年月并不署書付何人唯前後各鈐小印王員照云示其子祖源當有據也向爲舅氏葉星衛先生所藏先生以書畫名家未竟其才而歿士林惜之今內弟載庵年甫十六書已入格尙能保守手澤無恙暇日出示此帖愛其論書之精亟錄一通置篋并識數語還之庶幾克承家學竟先生未竟之緒毋使香光父子獨有千古也跋董文敏尺牘

右董文敏尺牘計十四番二十三札舊爲平湖高澹人詹事家藏札尾署名間有闕處故澹人題籤誤爲二十幅也札非一時所書大要居鄉時多後人薈萃成之者文敏當神宗朝自湖廣學政謝事歸嘗起山東副使登萊兵備河南參政竝不赴札中又有中州之推無福看海市正其時語又一札有日者流寇破辰州云云按崇禎六年冬羅汝才始分兵掠楚明年正月賊自鄖陽薄穀城六路竝集襄陽則是崇禎六七年事也余嘗思明季詞臣中惟文敏文福兼擅天啟間奄豎與東林水火士大夫不游東林卽入奄黨乃獨能超然兩無所預迨後享大年令終卹贈沒未幾而明社旋屋目不擊澹桑之變豈非幸哉

臧顧渚臨黃山谷書跋

右臧顧渚先生臨黃文節書文氏停雲館陳氏渤海藏真皆有此帖先生以萬歷庚辰進士教授荊州遷南國博士高才逸韻不拘小節時與名人雋士覽六朝遺跡命題分賦或至丙夜被劾歸慕黃山白岳之勝策杖往遊日以吟嘯爲事工諸體詩兼善行楷尤嗜詞曲徵歌選妓無虛日裘屨少年往往從之文采風流至今猶可想見頃來吳興小住先生裔孫之升持此卷見示筆意瘦逸能得山谷之神因以數語書後俾展卷者如見先生之爲人且知世澤未艾奕葉雲仍猶能謹護手澤也

孫文介書遠祖總制碑文真跡跋

右孫文介書遠祖總制碑文真跡總制名繼達洪武中以有功賜土田於常州之武進遂世居賜第爲武進人由文介而上推總制已九世而碑稱曾孫者曾重也古之曾孫不以時代如詩曾孫田之之類是也乾隆間此碑落於他姓致文字殘闕用假筆添補後裔得之重加修整假者闕之真者存之筠叔未詳何名令元孫駿重錄原碑跋之於尾可謂有心人矣乃今復入汪子恭壽之手恭壽復詣總制祠中拓得原碑裝爲二冊示余索題按駿爲乾隆乙酉舉人此跋則戊辰所錄由今邇之已七十餘載宜其又歸他姓烏虜君子之澤有時而盡與其屬於不知愛惜之子孫孰若歸於善爲藏弄之它姓反能遞保於無窮也

顧端文家藏手牘跋

顧端文家藏手牘凡三冊計六十九番舊籤署東林翰墨前有丁澎黃宗羲毛際可序後有周禹吉毛先舒徐倬徐元正顧鼎銓顧祖愷等跋蓋梁汾舍人所藏而余得之於其後裔也中間不盡東林有名雖附而實則叛者有後人取而彙裝之者亦有佚其名且闕而不完者然鄒南皋趙儕隄高景逸楊大洪諸先生既爲東林領衷自餘羣公亦多名麗黨籍則謂之東林翰墨可也端文當萬厯間海內宴然無事數君子已各抱隱憂以其身之出處占時之隆替迺不再傳而童昏御宇羣小盈朝天下清流幾於一網而盡迨其亡也忠義之盛亦超千古論者以爲是卽東林脩明正學主持清議之力



烏序四海大矣無錫特江南之一隅耳東林又無錫中之席地耳以一二賢者導之風氣所及觀感奮發卒爲一代後勁其功遂與開國等國之賴於賢者豈不重哉吾鄉何幸而爲諸賢講貫之地吾又何幸而獲睹諸賢手迹摩挲而什襲之也嘉慶丁卯嘗以此冊屬吳縣袁又愷重裝又愷好書畫亦多明賢遺筆惜未永年物俱散佚爲可慨云裝後十一年戊寅大寒日在己丑同郡後學趙懷玉力疾呵凍識時年七十二

明季諸賢尺牘書後

吳縣袁君又愷集明季諸賢尺牘一帙注其生平大節於左右方頃來揚州攜以示予予三沐觀之而知又愷用意之勤

也首之以周忠介父子重忠孝敬桑梓也繼之以鄒德耀中丞因端孝而及也繼之以周忠毅籍吳江且忠介宗人也繼之以魏忠節與忠介婚姻之好也繼之以不署名一帖其人欲賣屋得值營謀黃門故次於魏也繼之以不署名二帖帖中屢言蓼洲孟長則與周姚深契也終之以念臺石齋收有明一代正人君子之局也又愷用意可不謂勤哉予家藏東林翰墨三冊爲顧梁汾舊物自涇陽景逸兩先生以下手迹萃焉然以此冊較之亦有彼無而此有者又愷其永寶勿失哉

端孝書後又愷增入朱德升一札朱與忠介學同師又同鄉舉交甚深也忠節書後有陳文潔題記六行蓋忠節此

書卽與文潔是被逮至潤州所寄也前跋旣題之明年二

月重記

周子佩血疏貼黃書後

某少時卽聞端孝先生血疏遺迹屢欲見不可得今年夏晤彭進士紹升知此疏已歸吳江同姓念將訪之頃過桐鄉適鮑君廷博從吳江來攜以見示思通鬼神抑何幸也疏計一百四十四字復讐之義易書之由一時同難子孫及勝國遺老論之甚備先生當國變後隱居不出忠介所坐之榻終身不敢坐所御之物終身不忍御殆古所謂五十猶慕者故至性激發奮不顧身指血旣枯繼之以舌卒能目睹父讐伏法諸君子竝賴先生獲邀曠典蓋養之有素與矯强者異矣孝

經緯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彼求孝子者何獨不然獨是熹宗初歲雖承定陵叢脞之後  
然流氛未熾正士盈庭疆壤不虧民神猶附徒以政出婦寺  
太阿倒持元氣剝喪國隨以去夫血憂色也忠臣孝子亦不  
得已而見之或化而爲碧或凝而爲白有不自知其然者當  
忠介之下詔獄逆黨掠治必大罵許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  
曰復能罵魏上公否公嘆血唾其面罵益警遂於中夜潛斃  
之今先生之疏經百六十年血痕縷縷如新蓋日星河獄之  
氣流貫於家庭是父是子血固多人一斗耳嗚呼爲人臣未  
有不慕爲忠介者也爲人子未有不願爲端孝者也觀是疏  
未有不肅然易慮什襲之三復之樂得而稱道者也然而忠

介端孝之行世卒未易覩此予所以泚筆水歎不禁淚沾衿而汗浹背也

子 熙

校字

姪學彭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八